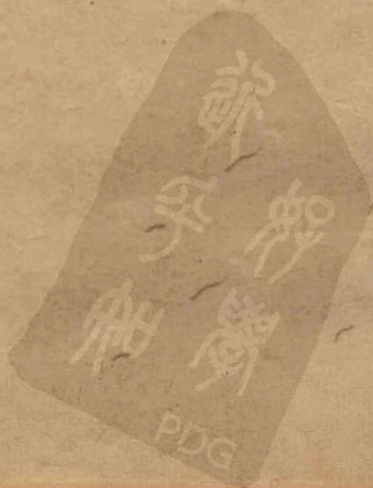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三七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七

記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廨皆老屋支柱殆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爲亢
爽可喜意前人爲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
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居之之意予以爲君子當無入
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爲高士軒而客或難予曰漢
世高士不爲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
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名秩亦不卑矣彼猶以
爲浼已而不顧焉故足以爲高也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
中左右朱墨蒙犯箠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
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

其不遭則可亡不爲己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爲若古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若彼者乃以未睹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而退因書之壁以爲記

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後記

紹興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廷中已事而言於連帥方公曰熹爲吏同安得兼治其學事學有師生誦說而經籍弗具學者四來無所業於其間願得

撫府所有書以歸使學者得肄習焉公辛亥其愚不以爲不可即日減省少府用度金錢屬工官撫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熹與諸生旣受賜則相與羣議所以歛藏守視出內涼暴之禁戒以復于公報皆施行如章熹竊惟公之舉是賜也蓋將以幸教此縣之人而非私於熹之請熹乃幸得以菲薄奉承懼不能稱且無以垂示久遠故敢具刻公所出教而并叙其指意如此揭之以視縣之父兄子弟與學官弟子之有秩於典領者使承公志求求不怠此熹之職守也夏四月丁丑具位謹記

射圃記

同安縣西北門射圃者監鹽稅曹侯沆所爲也紹興二十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曹侯與予

備西北異時寇至常陷西北然則曹侯與予所守者盜衝也侯一日與予登城四望慷慨相語曰是不能守吾屬死無處所不可不勉則分背去行所部循勉慰飭喻意更士士皆感奮爲用侯又曰兵家有之曲道險阨則劒楯利仰高臨下則弓矢便是則射者固嬰城之具而其爲技必習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賴而用也今蜂蟻之屯雖未能傳吾城而陳而吾之士固將徇我以死亡我其可以不素教而用之哉於是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斤以爲射圃袤六十步三分其袤而廣得一焉屬其徒日射其間其後盜雖已潰去圃因不廢間往射如初侯謂予是圃之作吾二人力也衆人不能見將然其以吾二人者爲無事而勤民矣盍記其意以視後予曰諾哉曹侯字德廣武惠王諸

孫世將習兵喜文詞通吏事蓋慨然有志於功名者而予新安朱熹仲晦也時爲主簿於此是爲記云

蘇丞相祠記

熹少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故相蘇公之爲人以爲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偉然君子長者也熙寧中掌外制時王丞相用事嘗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其節與李才元宋次道並稱三舍人云後得毗陵鄒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始終大節蓋章章如是以是心每慕其爲人屬來爲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爲問縣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而泉人往往反喜道魯宣靖蔡新州呂太尉事以爲盛予不能識其何說也然嘗伏思之士患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

有所怵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一不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爲之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祠焉而記其意如此以視邑人云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桀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

至金穀出內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爲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旣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

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一經堂記

紹興二十三年秋七月予來同安明年乃得柯君而與之游相樂也時君以避地邑居教授常百餘人屬予治學事因得引君以自助君行峻不爲苟合由是衆始有所嚴憚至他事亦多賴以濟焉又明年君將反其先人之廬固舊葺壞以居而取楊子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者號其寢居曰一經之堂間謁予記之予謝涉學未久文且下將不能有所發明於吾子之意願更屬可者如是非復一再至今年冬予將辭吏以去而君又以爲請旣不得辭乃爲之言曰予聞古之所謂學者非他耕且養而已矣其所以不已乎經者何也曰將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學始

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則意誠心正而大學之序推而達之無難矣若此者世亦徒知其從事於章句誦說之間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固將以爲耕且養者資也夫豈用力於外哉柯君名翰字國材爲人孝謹誠慤介然有以自守於經無不學今將隱矣而其志不自足如此是蓋終身焉則其造詣之極非予所敢量也姑次比是說爲之記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辛丑新安朱熹記

芸齋記

友人徐元聘有田舍一區旁治軒牕明潔可喜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而問名於熹熹故爲農知田意嘗謂孟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最爲善喻今徐君課其子弟而學於田間姑以芸名齋

使學者即事而思之則內外之分定而力之所肆不於人之田矣霜露既繁實而食之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徐君以熹言爲然故書以遺之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五日癸卯新安朱熹書

畏壘菴記

紹興二十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代予者不至而廨署日以隳敝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爲請於縣會予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載其老幼身送之東歸涉春而反則門廡列舍已摧壓而不可入矣於是假縣人陳氏之館居焉自縣西北折行數百步入委巷中垣屋庫下無鉅麗之觀然其中粗完潔有堂可以接賓友有室可以備棲息誦書史而佳花異卉蔓藥盆荷之屬又皆列蒔於庭

下亦足以娛玩耳目而自適其意焉予獨處其間稍稍外
事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其下拚除井竈之役願留者亦
無幾人若常時車馬之客與胥吏之有事於官府者則無
所爲而來矣客或謂予所以處此庶乎庚桑子之居畏壘
也因名予居曰畏壘之菴自是閉門終日脩然如在深谷
之中不自知身之繫官於此旣歲滿而不能去也如是又
累月代予者卒不至法當自免歸而陳氏謁予記其事曰
使後之人知夫子之嘗居于是也予惟庚桑子蓋莊周列
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旣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記又
謂凡周所稱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然則亡
是公非有先生之倫也此皆不可考獨周之書辭指經奇
有可觀者予是以竊取其號而不辭遂書以畀陳氏陳氏

世爲醫請予記者名良傑爲人謹篤周慎能通其家學云
紹興二十七年夏六月十一日新安朱熹記

存齋記

予吏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遊者
於是得許生升之爲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辭吏也請與俱
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之來也吾親
與一二昆弟相爲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賢蓬藿
而居焉惟夫子爲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
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視
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屑一毫不以介於其間嘗竊
以爲生之學盡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存名
其齋而告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

之齋則於吾子之志竊自以爲庶幾焉耳矣而曰必告子
以其名之之說則是說也吾子旣自知之予又奚以語吾
子抑嘗聞之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
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
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
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又久而熟心之爲
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
所以名齋之說吾子以爲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
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屋壁庶乎其有以自礪也
予不獲讓因書以授之俾歸刻焉紹興二十八年九月甲
申新安朱熹記

牧齋記

余爲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而業益墮也以是自咎故嘗間而思之夫挾其饑寒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於理之精微索之有不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況古人之學所以漸涵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錯諸其躬也如此則凡所爲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詔道德之進者亦可謂妄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泰然

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當世有甚於余矣而有以自得於已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爲已其然也豈以饑寒者動其志豈以挾策讀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爲記

歸樂堂記

予嘗爲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彥實同寮相好也其後予罷歸且五六年病卧田間浸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時書來訪問繾綣道語舊故如平生驩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先廬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蓋四方之志倦矣將託於是而自休焉子爲我記之予惟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

或者怵迫勢利騰騰軒冕印轂之間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爲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爲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官之所爲有不能無愧悔于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十年以彊直自遂獨行所志不爲勢屈以故得湛選調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視其簿書期會之餘日蓋無一日不命賓友從予姪登山臨水弦歌賦詩放浪於塵埃之外而無幾微留落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其仕而能歸歸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顧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槩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